

民间故事选集

(鞍山市铁东区内部资料本)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分卷

一九八七年四月

民间故事讲述家

于春贵小传

缪歌今

于春贵老人出生于一九一七年，现年70岁，汉族。原籍，海城县望台乡东小姐村。现住：鞍山市立山区、立山庄十一委十一组。笔者采访他时，他在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作临时值班员。

于春贵老人未出生之前，他的故乡牛庄正处在“繁华盛世”的后期。那时因满清是一个腐败而落后的国家，交通很不发达。海城、牛庄、腾鳌、辽阳等各“城市”到营口购买货物，全由河下大帆船运输。他家正处在太子河、杨柳河、朝金河三条河流汇集的地方。设有水陆码头。大帆船每天不下百余只，大车也不下一二百辆。那时，于春贵老人的祖父和二祖父便在牛庄这个水陆发达地区开设了粮房，并代办装卸船只，生意做的挺红火。在牛庄一带数十里都知道他们这个于家粮房，可够得上个“小资本家”了。

在于春贵老人出生以后便有了铁路。海城、辽阳一带已不再用船运了，河运生意越来越少，他家乡人民的生活也逐渐的下降了。到了他十四岁那年赶上‘九一八’事变，土匪四起，民不聊生，为了逃匪，他家丢掉家产和粮食，逃往营口，后又回牛庄，随大兵逃到海城南门外租房住下。由于匪首摊款逼债，无奈又回到牛庄住下。逃难两年中他的祖父、父亲、兄长都相继故去了。寡母、孤嫂、小侄、姑母带一个孙女和于春贵

共计九口人，全家的重担便放在当时年仅十七岁的于春贵一人身上。这时他家已成了彻底的贫困户了。

于春贵生不逢时，只读了三年小学便赶上了‘九一八’事变。学校被迫停学，四年后开学，可这时他因家庭重担压身不能再读上书。于春贵从小喜欢听老人讲故事。他的母亲给他讲了很多的故事，后来他迷到每晚睡觉前不讲故事就不睡的程度。到了六、七岁时，他就专爱找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给他讲故事，也爱听老人们谈天闲聊。他们村有个叫张殿喜的六大爷，外名叫张六，读了二年私塾，他的故事很多，讲得绘声绘色很有感情，谁都爱听他讲故事。可是这个老人轻易不启口。于春贵很会来事，总亲亲热热地叫他六大爷，老人才给讲上一两段。于春贵八、九岁时，春季有庙会唱野台戏的，他那时只要听到风声，不管十里八里也要偷着跑去看戏。晚上家里人追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就直言不讳地说是看戏去了。老人问他：“你这么点儿，能明白个什么呀，都唱的什么戏你知道吗？”他就把看戏的内容一一说给老人们听。他父母听了说：“别看他小，可他都懂了，那就随他的便吧。再去看看戏告诉家一声，给你拿几个钱，撒晌台时你也买点东西吃。”

到了十几岁时，他特别爱听评书。到哪办事、探亲、闲游都少不了要到说书馆听书，听完了就讲给别人听。

几十年来，他到处听故事，也到处讲故事。每年家乡春、秋两季筑堤修坝，村里都派他当领工带队的。找到打下处（住的地方）晚上收工回来，人们就都围着他听他讲故事，消除了人们一天的疲劳。房东有时还给他们烧水弄吃的，颇受群众的欢迎。所以，在牛庄区四十八个村，一般的人都

听过于春贵老人的故事，是人民心目中的故事家。

“文大”开始，老人因此也受过冲击，从此永未开口讲过。这次老人听说是收集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是国家的一项文化科研项目，十分欣慰，并愿意为此做点贡献，打消了顾虑，讲了百余则故事。老人总觉得讲的不全，年纪大了脑筋也不好使了，好象还有可又记不起来了，只好暂且讲这一百多个，其实老人已讲的不少了。

于春贵老人讲的故事语言纯朴、流畅，很有地方特色。反映了鞍山地区民间风俗习惯和文化，给人们爱与恨的深刻启迪，使人在粗浅平淡中懂得深邃、透彻的做人的道理。读来亲切自然、通俗易懂、朴实无华，是难得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中的灿烂瑰宝。

一九八六年十月。

搜集整理人缪歌今小传

缪歌今，女，汉族，一九五二年生人，现年三十五岁，党员。鞍山市铁东区文化馆文艺组，现调入调研组工作。她酷爱文学，经过三年刻苦自学，领取了辽大中文系的毕业文凭，并在文艺创作中有所收获。八五年馆里接到上级有关指示，要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编辑“三套集成”。馆里便委派缪歌今同志做这项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

缪歌今同志接到这项工作后，便在区文化站负责同志会议上传达了上级精神，并发动各街道文化站要积极努力配合文化馆把这项文化科研工作做好。积极发动，认真查找，发现我区的民间故事家。

几个月过去了，各街道文化站来的消息都是令人失望的。缪歌今同志正处于忧郁焦虑的时候，在一次闲谈中，偶然发现在本馆做临时工作的值班员于春贵老人会讲民间故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用四处奔波却能坐享其成了。便在八五年十一月开始给于春贵老人录音。为了不影 响 于 大爷白天值班工作，后来就常常把录音时间放到下班后的傍晚进行。文化馆的人手少，又不能专职搞，缪歌今同志只好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 了 许 多 的 业 余 时 间 进 行 修 改 整 理，日 以 继 夜，克 服 了 重 重 困 难。历 时 一 年 的 时 间，终 于 全 部 录 制、整 理、修 改 完 了 近 二 十 四 万 字 的 草 稿，并 在 领 导 的 热 情 关 怀 和 支 持 下，使 这 本 民 间 故 事 资 料 本 在 较 短 的 时 间 内 出 版 问 世 了。

夫妻重团圆

山东曹州府小王庄，有一个名叫王小二的，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十分贫苦，全靠王小二卖力气钱过活。

王小二长到十八、九岁时，当母亲的，生活怎样艰苦也想着要给儿子巴结个媳妇，每日里是口挪肚子攒的，花钱托人说媳妇。经过媒人的介绍，在三十里地以外的小黄庄，有这么一家也是母女二人过活，生活也十分贫穷。那时也就得穷人找穷人。他们也打听到王小二老实肯干，也就愿意了，并且很快把这门亲事订了。

缓过年来办喜事。王老太太人缘挺好，在村里求了辆车，又找了娶亲婆，又求了男女三名娶亲的“客”。因那时娶亲不能有单要双，加上赶车的和新媳妇共是六人。先前娶亲的都是娶亲的一早去，在媳妇那边吃一顿饭，有酒有菜的。因为迎亲的他们都是穷苦人，冷丁见到酒菜就都喝多了。

天一大亮了，套上车娶亲的该往回走了。走出堡子以外，来到阳关大道上。那不象都市，是农村，大道走十里八里也碰不到一个人。赶车的也醉了，娶亲的“客”也醉了，都躺到车上睡着了。这个车是信马由缰，随便走，把新媳妇挤来挤去就挤到后边去了。这时从路旁跑出个兔子来，它横道这么一窜，牲口差眼了，车毛了。这辆车这么一跑，姑娘就搁后边掉下去了。等她再怎么喊怎么叫，车上也没听见，都醉倒了没人知道，就把个新媳妇甩到路旁了。那时女

人净讲小脚，走道又困难，姑娘蹲在道上就哭。正这时候，从后边来了一个骑毛驴的山西人，是个行商做买卖的。到这一看，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路旁啼哭，他就下来说：“你这姑娘在这哭什么呢？”

姑娘说：“我是一个过门的新媳妇，赶车的娶亲的都喝醉了，都睡倒了，车毛了，就把我从车上甩下来了，车也跑了。我往家走吧，我已是一个出门在外的人了，找婆家我还不知道在哪。”

这个商人眼珠一转说：“啊，这个事呀，你婆家我知道，你要相信我，骑上毛驴，我牵着毛驴，送你去。”

那时的姑娘三门不出四门不顾，对外面的世道一点也不明白，不知道什么是上当受骗，所以就让这个山西人把她带走了。

到了晚上住店，姑娘问：“婆家没有这么远哪，咋走出这么远呢？”

“唉，你怎么知道没这么远，就你坐那个大车也得走两天呵，不是个近便地方。你是不知道哇，媒人给你介绍的时候她撒谎啦，没告诉你真话，我送你这就不定走几天了。”

就这样一日两、两日三，住了好几次店。在住店当中，这个山西人就想调戏姑娘。姑娘是百般不允，姑娘连哭带打拒绝他。这个山西人一看，这个事不好办，这要在店房闹起来打起来要麻烦。反正她已经到了我手了，她想跑也跑不了了，就这么地把她哄骗到了家。

这个山西人已将近五十来岁了，家里还有大老婆。这个大老婆外号叫母老虎，挺厉害。一看他丈夫领家来一个姑娘，这母老虎能干嘛？就和山西人打骂起来了。山西人一个劲的

赔不是，对大老婆说：“你看我总出门在外，时常又不在家，也应该找一个人侍候你呀，咱要买一个人得不得花钱啊，这个人还不花钱。再说咱俩结婚二十多年了，还没有个孩儿，她给咱干着活，侍候着你，倘若再给咱生个一男半女的，咱就有接替香烟的了。咱这是最便宜的事了，咱也没花钱，从半道拣的。”母老虎听了也就不作声了。

这姑娘也出于万般无奈，一看也无家可归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来到山西了。山东山西相隔很远，也就只好在这忍受了。每天是起早贪黑，奴打夜做，家里地里的活她都得干，除了农忙秋收时用一些短工，剩下的都是她干。

一晃二年过去。再说王小二，那天结婚一看大车进院了，车上人横躺竖卧的，都是熏熏大醉，就是没有新媳妇。把车上的人推醒了一问，他们还不知道，不知道新媳妇什么时候从车上下去的。这就照着原路往回找，那上哪找去呵。就这么一气儿找到人家娘家。娘家人说：“走啦，她也没回来啊。”

王老太太几年来口挪肚子攒的给儿子娶媳妇，现在是人财两空。媳妇无有踪影，娘家人还老来打听，真是有口难说，怎能把个媳妇从半道给丢了呢。王老太太经过这场打击一着急一上火，病倒了，不久就死去了。

王小二心想：“母亲也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过不下去了，不如海角天涯到处漂游。听人说有破镜重圆之事，要是上天有眼我就不兴找到她？豁出去我这一生，找她去！”就这么，他到处流浪，走到一个村子就打听有没有外来的女人。没有，就在那打打短工做做活挣点钱再走。

一晃他流浪了二年，就流浪到了山西，那时卖短工都得到

工夫市，就被这个山西商人把他雇去了。正赶上收麦子，因为这家是买卖人家，没有多大力气，净是使唤人，也就种个三垧两垧地，找一个人收麦就行了。山西人一看这小伙子长的挺结实，是个能干活的人，就把他叫来了。

从工夫棚子回来，家里已经早早就把饭预备好了。吃完了饭把王小二送去割麦。到晌午了，就让姑娘给他送饭。

在地里两人一说话，姑娘一听，这人是山东口音。姑娘就说：“听你说话，好象咱们是老乡，你是山东人吧？”

“是。”

“你是哪府的？”

“是曹州府的。”

“你住哪个庄？”

“我住小王庄。”

“你家净什么人？”

“家就我们娘两个，老母亲死啦，剩我这一个人了，我就流落在外。流落在外也有我的心事，因为在两年前，母亲给我定了一门亲，在小黄庄，娶亲那天，咱们求人求的不适当，都喝醉了，把新媳妇丢了。我母亲从此忧愁来忧愁去就忧愁死了。我这一个人也是百感交集，想出个左道道来，我就到处流浪，到处访，我看能不能访到我的妻了。”王小二又说：“我听你说话也是山东人？”

“是，我也是曹州府的，我是小黄庄人。我听你说这个话……那么你娶亲是哪一天？”姑娘又问：“那个日子你还不能记得了。”

王小二说：“那我怎么能不记得，是三月初三那一天。”

姑娘说：“得啦，你这一说你是访着啦，我就是你失掉的那个妻子。”姑娘把那天发生的事，怎么来怎么去说了一遍。姑娘又说：“那天我怎么喊，车上的人也听不见，又碰上个山西人，他就把我拐骗到他家了。这二年当中，我象个奴才一样，起早贪黑奴打夜做，受尽了煎熬。这不是，你来割麦子，起早我给弄了饭，晌午送饭，你一天割的麦子，我还得来把它戳起来。他有个老婆外号叫母老虎，哪地方做不到，是又打又骂。”姑娘又对小伙子说：“你这回来，咱俩可有出头的日子啦。”

王小二说：“咱俩这也能走不了啊。”

“走不了没关系，他这个麦子割完了还得往场里收，收完了还得搁人打。你做活中加小心，好好干，他要看你好了就不能打发你走。你就在这多干几天，咱把他院子都摸熟了，他还养的牲口，咱俩准备好，定好日子，拉出马咱们阴夜逃走。我想咱俩走了他也不敢去找。”

他俩就这么合计好了。

活做了有一个月的期限。小伙一生了这份心呢，也是陆续的往外支钱，怕做到最后说我要走了拿不到钱，再走不了就麻烦了。天天算钱，临走也就能剩了三两天钱算不出来，也就不要了。

就这么着，这天已是到了定更天以后，媳妇听了听，山西人两口子都睡熟了，就出来了。找到小伙子，又牵出牲口，因这家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商人，大门上锁二门紧闭的，所以两个人摸到小角门开了门骑上马逃走了。

从此小夫妻两人回到山东，重庆团圆过日子去了。

糊涂县长

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末，南京政府北洋军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官僚，他有个远方外甥，是一个裁缝，他找他舅舅想当官。那时是朝里有人好做官哪，他舅舅给他安排当上了县长。

这个县长姓胡，叫胡挠。因他办事总是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就给他起名叫糊涂虫，是个糊涂县官。他听说这些天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心想：“我是人民的父母官呀，父母官得高他们一切呀，事事都得听我的，怎么给我起个不光彩的外号？”他就吩咐衙役：“你们下去给我抓混蛋！老百姓都混蛋，怎么能管县长叫糊涂虫呢，给我下去抓混蛋去！”

两个衙役领了旨，下去左一天琢磨右一天琢磨，上哪找这个混蛋去呢？这一天正走到北门，当时正是腊月二十几。有这么一个人从城外进来，扛了一个大竹杆子，这竹杆子也有三丈开外。这竹杆子是做什么用的呢？那时过节家家都用它做灯笼杆子，这人买这个毛竹回家是做灯笼杆子用的。到了城门那，他立着拿，过不去，又把它横过来，城门没有这么宽，还是进不去，这个人说啥也进不去城门了。这两个衙役一看这人够上混蛋了，把他抓起来了。

抓到县衙报告县官大人：“混蛋抓到了，这人拿个竹杆子就是进不去城门。”

县长开庭把这个人叫上堂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混蛋，拿着竹杆子怎么就能进不去城门呢？”

这人说：“城门没有那么高，横拿着还没有那么宽，我进不去。”

“你这是混蛋！”

“大老爷，那我怎么能进去呢？”

“你不会把竹杆子截成三节，那不就能拿进去了嘛。”

“大老爷，你老真是高见。可我回去是立灯笼杆子的，回去了我接不上呵，怎么做灯笼杆子啊？”

“这事你还不明白吗，灯笼杆子不够用，剩的材料你不会把他一节节地截开做篾笼子，现在正好是腊月都在办年，你卖篾笼子不是多挣钱嘛。”

“底下粗的好使，上边细了，就剩拇指来粗那做篾笼哪能好使啊。”

“那样的更好办，你也按节把它截出来，在节骨头上你给它扎些眼，给小孩儿做水枪玩呗，那卖小孩儿玩不也挣钱啊。”

“那紧梢上剩小指头那么粗了，做水枪也不好使啊。”

县官老爷有些生气地说：“你这个人可真是，家里的事还得我操心，我可真是个父母官，你过年杀鸡留那鸡毛干啥，做鸡毛掸子，你那竹杆头不就用上了嘛，做掸子杆呗。”

“哎呀，这可行，一点也不糟践。哎，那我的灯笼杆子还是没有哇？”

“那你再买一根呗。”

“那到了城门口我还是拿不进来啊。”

“看看，我这当父母官的什么心都得操到，你家几口人？”

“我家四口人，老婆和俩孩子。”

“你把你老婆子叫来，从家拿根绳子，这门上我打发衙役去说一声，让你老婆子上城垛子口那一站，放下绳子，你把竹杆子绑上，你老婆子不就把它扯上去了吗？不就拿家去了嘛。”

“对！”

堂上的衙役，官吏都捧着说：“你看咱大老爷多高明啊。”

这个百姓挺高兴。可他又一想不行，他又问大老爷：“大老爷，挺好可是挺好，可是杆子拿到家，家院子门比城门还小呢，还是拿不过去呀。”

“你到家就不用绳子了，你让你老婆在院墙里一站，你把竹杆子往里一竖，你老婆在里边一接不就完了嘛。”大老爷胸有成竹地说。

“对、对、对。”

县老爷把这个案子解决了。正这时，来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和一小商贩约有三十岁左右，满脸是血，上堂喊冤。

大老爷说：“什么事啊？”

小商贩说：“大老爷，今年买卖好多挣两个钱，我到城里办年货。这一富裕钱多了，也就什么事都想了。这不是有妓院吗，我一打听这妓院只要花钱就行。我也想花钱买乐，也不知这妓院有什么记号。听说是妓院都犯堂字，都是什么堂什么堂的。”

这个小商贩来到这么一个药铺，这个药铺是父女两个人，祖传药铺匾上写着：禹氏药室。他一看这几个字也不认识啊，就念了两天半书，他就给念白了，念成个“万民乐

堂”。

大老爷听完说：“把那个牌子拿来我看看。”他看过之后说：“这不是万民乐堂这是什么呢，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他又问农民：“你去买乐，他们怎么答对你的？”

小商贩说：“这姑娘在柜台里站着，我花钱买乐来了，我进去一搂她，她就把我给挠了，这不都出血了吗？”

大老爷一听，一拍惊堂木：“混蛋！你们开妓院的，光欢迎王孙公子、大商贩，小县城小买卖哪那么些有钱人。小商户人上你们这买乐来了也应该一样看待，也应该答对人家乐呵呵的，因为人家毕竟花钱了嘛。”

姑娘说：“不，大老爷，我冤枉，我们是禹氏药室，我们是开药铺的。”

大老爷说：“你别巧辩了，大老爷还不明白吗，你们是嫌弃他，你们也太可恶①了，拉了去重打四十大板。”

姑娘打了四十大板，打的皮开肉绽。把老掌柜的也传来了，一看年岁太大，大老爷说：“行啦，看你年岁大饶过你这次，回去好好教育你闺女，好好接待客人，不得挑剔。小商户人也得好好接待，人家花的是钱，你们是卖乐的，人家是买乐的，应该让人满意才行。你这么大岁数了，我饶过你。可有宗，得罚你二十两银子，打官司嘛，你输了，又给人家打了满脸的伤，你得给人家治病。”

老掌柜的真没有办法，大老爷断下来了，回去拿了二十两银子。

大老爷又对小商贩说：“我给你二两银子，你回去治治病，今后你再到万民乐堂，他们要不好好接待你，你还上我这来找我，我给你做主。”

大老爷又对众衙役说：“还有八两分给你们大伙，案子办完都别白完，都得点。剩的十两是我的。”

就这么，两个案子全处理完了。全衙役们是拍手庆贺：“青天大老爷案子判的好，判的快，一堂断双案。”把他奉承的迷迷糊糊象驾上了云似的，连北都找不着了。

过完了年，这姑娘和爹说：“咱们这买卖不能干了，你说遇到这么个混蛋老爷，硬说咱这是万民乐堂。这禹氏药室在哪也更正不了哇，在这县城里咱们啥法也没有哇。”

老头说：“你说他还告诉咱们再来人还得好好接待，硬说咱这是万民乐堂，这买卖还能开吗？咱们豁出来了，买卖关板儿，上省城告他去。”

爷俩上省城告状去了。

到省城一告，省官老爷就把县官老爷找去了。县官也不知道啥事啊，就听省官文绉绉地问：“你任何县？”

胡大老爷听堂上问话，连紧张再害怕，心想：“他问我认何线？这是问我的老本行啊。”忙答：“我认青轴线。”心想因为有缝纫机了嘛，他又说：“从前我认得青兰白线。”

省官说：“你几时来省？”

“几时省？我是大裁费、小裁省。”

“你做人民的父母官你明白三纲五常吗？”省官问。

他想了想说：“三丈五尺长，能做一个长袍还够一个马褂，剩下的边脚还能做个坎肩。”

省官又问：“你会做文章吗？”

“蚊帐有数，够不够是三丈六，还得外上腰。”

“你做父母官，你会问案吗？”

“问案子上啊，裁、剪、做都行！”

省官有些急了：“我和你说话，你怎么净打岔呢？”

“省长大人我不是总打岔，小裁的就得打岔，要是大裁的就不用打岔了。”

省官一听气的：“呸！就你这样的还能做人民的父母官吗？”

糊涂县长急忙上前跪倒，“省长大人，你先别喷，我熨斗子还没有带来呢。”

气得省长目瞪口呆，半天无言以对。

注：①可恶：太坏了。



老 秋 莲

有这么母子二人。儿子和邻居街坊还都处的挺好，就是见着他妈，不打不说话。打完再说为啥打你，他妈受尽了儿子的打骂刁难。

到了娶亲年龄了，别人知道他特别的“驴”没人给他提亲。这天他自己蹣跚跚跚来到城里，正赶个小姐抛彩球招亲。这个姑娘的父母双双去世，就剩下她自己，家值万贯。姑娘的舅舅出主意让她抛彩招亲。就在她家的门口搭了个彩楼抛彩球。

这个小子个比别人高，彩球一出来他一上手就把彩球抢到了，就在这拜堂成亲了。

过了些日子，媳妇对小子说：“家里就咱俩得找个老妈子帮咱弄个饭啦，喂个猪什么的。”

小子听了说：“好，我去找，不用你操心。”他一琢磨，这么大个家业，找外姓人也不行呵，干脆把我妈找来得了。

回到家，他跟他妈一说：“妈呀，我得好啦，我在城里娶了妻了，家大业大，这回你也享几天福去吧。”

他妈一听很高兴，跟着儿子往城里走。走到半道上儿子对他妈说：“妈，你到那不兴你说是我妈，我是出来雇老妈子来了，你就是老妈子。每天活不多，喂猪打狗三顿饭。可我得给你起个名啊，冲你这岁数年龄，就叫你老秋莲吧。我要是从外边回来了，你得接出去叫我一声大爷，我要召唤你就叫你老秋莲，你得响响快快的答应。”